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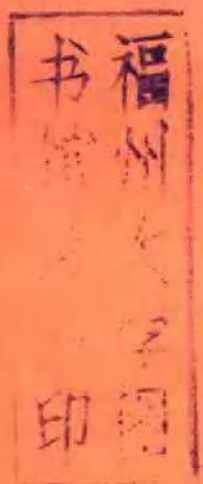
一片绿叶对你说

24心



河北教育出版社

一片绿叶对你说 ● 一片绿叶对你说



一片绿叶对你说

刘心武

河北教育出版社

一片绿叶对你说

刘心武

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石家庄市北马路45号）
河北新华印刷三厂印刷 河北省新华书店发行

787×1960毫米 1/32 6印张 96,000字 1989年12月第1版

1989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 定价：2.30元

ISBN 7-5434-0550-4/I·15

写在前面

这是我的一本文艺杂谈集。

前面40篇，是我在《文艺报》第三版上的专栏文章。该专栏称为“一叶之见”。因为我写过一篇小说《我爱每一片绿叶》，也因为我觉得自己就是一片绿叶，所以将专栏称为“一叶之见”。为了使拿到这本书的读者对“一叶之见”的命意一目了然，现在结集时我将书名题为《一片绿叶对你说》。

一片小小的叶子，有时也会遇到困难。“一叶之见”的头五篇，发表于1987年1月。正当还要继续下去的时候，发生了原所未料的情况，外面传说《文艺报》腰斩了这个专栏，其实

怪不得《文艺报》，是我实在无心再作“绿叶之谈”。但我没有萎顿，没有成为一片干枯的黄叶。感谢沃土，感谢雨露。一年过去，我以《重打鼓 另开张》为题，重新在《文艺报》上亮相，恢复后的“一叶之见”专栏基本上每周即每期都与读者见面，居然颇有反响，来信赐教商榷者有之，补充呼应者有之，使我这片绿叶如沐春风，摇曳中获得了更多的活力。由于我下一步的写作计划，将转入新的长篇的营造，因此，“一叶之见”便以《一次“盖洛普测验”》收场。这本小册子印出来时，读者们读《一次“盖洛普测验”》当更有兴味，其中预测的种种情况，是“为伊消得人憔悴”，还是“如今都到眼前来”？

此外，这本小册子还收入了另外7篇文章。《兔年赞兔》不消说是写在1987年年初，这篇杂文后来还得了一个奖。收入这个集子，是为了请读者替我看看替我想想，世界上的事情怎么就那么巧？我自己提出的原则，自己履行了没有？另外几篇既是个人抒怀，也是文艺杂谈，乃至人生杂谈。最末两篇我自己最为满意，《片叶冥思录》的第二节，曾引出尖锐的批评，但我至今仍坚持那样的看法。

谢谢编辑，谢谢排字、校对、印刷、装订等

各个环节上的师傅，谢谢出版社，谢谢卖书的买书的人，特别要谢谢读这本书的朋友。有了你们，我这片叶子才能持久地保持碧绿。

我是一片绿叶。我还要说下去。

刘心武

1988年12月11日于北京安定门

目 录

- (1) “专栏热”析
- (4) 争鸣规则
- (7) 也谈文学观念
- (10) 世界在哪里
- (13) 你知道米雪尔·傅柯吗
- (17) 重打鼓 另开张
- (20) 爱死星夜远
- (23) 锁孔与隧道
- (26) 吃活鱼
- (30) 知名度递让律
- (33) 独立评格
- (36) 禁果效应
- (39) “解放脚”
- (42) 说想说的话

- (15) “看孩子”和“孩子看”
- (18) 关于“表现落后”
- (52) 越过镜面
- (55) “中学生的作文”
- (58) 求异存同
- (61) 圣地亚哥所见
- (65) 读《厚黑学》有感
- (68) “令誉”之误
- (71) 另起炉灶
- (74) “他们太快活了”
- (78) 另一株红高粱
- (82) 秃头天鹅
- (86) 还有另一个走向
- (89) 只读自己的作品
- (92) 《锁麟囊》与《读者文摘》
- (96) “元内从严 元外从宽”
- (99) 题材公有
- (103) 结构私有
- (106) “梅耶荷德情结”
- (109) 你有渺小感吗
- (113) 来一回咬文嚼字
- (117) 散文地位
- (120) 小说寓言化
- (123) 淡淡哀愁今何价
- (126) 作为艺术的建筑

- (130) 一次“盖洛普测验”
- (134) 兔年赞兔
- (137) 我是一个“新北京”
- (142) 不是妄想
- (148) 我所喜欢的和不喜欢的
- 我与古典文学
- (156) 寂寞的价值
- (163) 地球村·审父·自剖
- (171) 片叶冥思录

“专栏热”析

中国总是一阵阵地发热。

有过“鸡血热”。大街上不乏提着公鸡来往的行人，医院里打鸡血需要排队。

有过“红茶菌热”。家家户户摆着阔口瓶，天天喝那酸滋滋的茶汤。

有过“飞盘热”。所有的百货商店都出售塑料飞盘，在街上行走时时得提防飞盘击头。

有过“魔方热”。各式各样的魔方充斥市场不消说了，就是《怎样玩魔方》的书，也一下子出了许多种。

.....

热得快，也消得快。不见再有人打鸡血。想找一点“红茶菌”培养基

也很难。到处都再难买到飞盘与魔方。玩飞盘和魔方的人早兴趣转移。他那盘与方大概都尘封于床下柜底。

刻薄一点地说，真是“来时一窝蜂，去时鸟兽散”。

文坛何尝例外

“硬汉热”时，各家刊物上尽是绷足块儿的流浪汉形象。“道德探讨热”时，除了清人饱尝婚外恋的苦果，很难品到别的风味。近年来又有“寻根热”。人家“寻根”是经过深思熟虑，并且确有“根”可寻，但一窝蜂涌上去的往往只是怕“落伍”，结果所寻出的非根非本非枝非叶非花非果，令人哭笑不得。

1987年的文坛，可以预测，又将有几大热潮。创作上，“性探索热”首当其冲。性，是文学艺术理应探索的一大领域。转为禁区是不对的。但是否每一位作者都有必要有能力探索，每一本杂志都有必要有能力使之深化，实可怀疑。但大面积的“性探索”热潮，看来正方兴未艾。摸乳的细节已屡见不鲜，肚脐眼以下的细节，想必会很快成为热门。批评上，则“P派批评”定当崛起。前几年“好派批评”甚嚣尘上，封出了不少文学天才和经典著作，现在“P派”要给他们一叠声的“好个P”，使他们抱惭而退！而在报纸和刊物上，1987年则定当是个“专栏年”，一本薄薄的骑

马订装订的刊物，便辟有五个专栏，报纸则几乎无版无专栏，乃至一版便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专栏，不少已成名的作家被拉被劝被硬性派定了不止一个专栏，读者们等着瞧吧，呈现在你们眼前的将是“专栏狂热”！

我也搞专栏。也置身热潮中。或许有读者会指出：哈哈，你也是柏杨所说的“丑陋的中国人”，光会笑话别人，自己其实更为癫狂。

现在即亮明我的观点：就社会的宏观文化现象而言，一阵阵的摩登浪潮的涌来和流去，不仅是正常的，而且是促进文化进步的。就自我的微观文化人格而言，则既不必一定与摩登浪潮相颉颃，也不必一定去与之相认同，而应当独立不倚地思考与行动，无论投身于热潮中或置身热潮外，都应悠然自得，我行我素。

“专栏热”不同于“鸡血热”。只有在连续性的政治清明的条件下，已形成了一群有稳定知名度的文人，并且已具备了各说各话的人文环境，才能出现一大片专栏，形成“专栏热”。我认定“专栏热”并非坏事，并觉得虽是大树上的小小一叶，倒也随时有话可说，所以写此专栏。

愿1987年的“专栏热”能“来时一窝蜂，去时一箱蜜”！

争鸣规则

学术争鸣日渐活跃。原来极左思潮和政治帽子是争鸣的最大阻力，如今情况有所变化，妨碍争鸣的其他因素，例如缺乏必要的约定俗成的某些规则，已上升为主要的問題。

学术争鸣，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人类的一种精神游戏或精神竞技。人类的体育竞赛是有相互约定认可并必须遵守的一套规则的。人类的精神竞技也应当有一些至少是粗略的规则。

在我国文坛，即使是绝非极左的人物，有时在公开发表的文章或谈话录中，也使用起政治性的判断词，如指斥别人为“机会主义作家”，又或使用道德性的评语，如认为某些作家是

“色厉内荏”，等等。窃以为都应属“犯规行为”。发表这类文章或谈话的编辑，应起类似体育竞赛中的裁判员的作用，将其发挥正常的技艺保留而将“犯规行为”剔除于版面之外。

凡上场的运动员，总难免犯规，屡屡犯规的运动员，未必不是技术优秀的运动员，但为使竞赛正常地进行，公平地得出结论，我们还是必须：一，不但要禁止而且要谴责有意的恶性犯规；二，对所出现的那怕是有情可原的犯规行为，也必须指出并对犯规所得的分数予以否认。

这说的还是消极的防范性的竞技规则，其实更重要的是积极的确定性的竞技规则。比如说，在学术争鸣中，对所涉及的理论前提和使用的专门概念，必须有根有据，倘若纯属个人独创，则应将已说与已存在之说界划清楚。如说“中国文化发展一直是以理性束缚感性生命，与西方相反”，自然不失为一种有趣的高论，但论者既然是主张全盘西化的，而西方的绝大多数学者恰恰认为西方文化是偏于理性而东方文化才是充满感性和悟性的，称之为“东方神秘主义”，这就导致了他自我逻辑的混乱。如使他在学术争鸣即人类的精神竞技中能真正得分，就非得请他按规则办事。即：一，如果他主张全盘西化，那么他就应将自己对东西方文化性质的判断与西方学术界的前提划一；二，如果他那对东西方文化性质的判断性

前提完全属于他个人的独特看法，则应特别加以说明，但就不必再将全盘西化作为自己立论的大前提。而最重要的是他必须懂得，任何一种对东西方文化性质的判断，都不可能具有《圣经》的性质，因而大可不必对与之相悖的理论和创作那么痛心疾首，那么如同宋太祖必欲灭掉南唐似地焦灼。

说到底，学术争鸣的根本规则应是“在学术问题面前人人平等”。最近时有“保护谬论”之说，便是愤激于许多新、奇、怪的论点刚一冒头便被指为“谬论”而难以生存。其实如同必须在“保守言论”面前保护“谬论”一样，在“新潮言论”面前也必须保护并非棍子而只是坚守自我的“保守言论”。

或许又有人认我为“折衷”、“中庸之道”。其实我绝不是主张在篮球场上发给每个球员一只篮球，只不过是认为即便是一个强队与一个弱队相遇，也得认认真真按规则比赛，不到最后锣响，不作最终结论。

1987. 1. 10

也谈文学观念

文学观念更新之说，早已崛起。

“他的观念真新”，自然是褒扬；“此人观念真旧”，包含着鄙夷。

文学观念的更新速度，据说正在以几何级数加快。“各领风骚三五年”据说正变化为“各领风骚三五天”。

又有极揶揄的说法：跟后头有一头狼狗在追着咬似的，更新的概念在疯跑着。

一个封闭、禁锢很久的文坛，出现了争先恐后地更新其文学观念的态势，应当说首先是一桩好事。

从宏观上来说，一处的文坛如果只是静静地容纳着一种古旧的观念，不见更新的波澜和浪潮，那真叫可悲，

那其实也就未必有什么文坛。真正的文坛，应是社会上最热闹最活跃的一隅，文坛观念的更新浪潮，应赶在社会观念更新之前，对社会观念的进步起推波助澜的作用。

但从微观上来说，如果文坛上的每个作家都拼命地在那里追逐最新浪潮，每本文学杂志都争先恐后地将自己办成新潮杂志，那么，这文坛也未必多么令人可喜。

中国素来是一个大一统的国家。“一统天下”的想法深入一代又一代一茬又一茬的人心。文坛也不例外。一种新观念新潮头出现，起初是被旧有观念旧有势力所压制，但一旦冲决出来，它亦很难摆脱“大一统”的想法，必欲扫荡异己的观念与波澜，要求大家都来认同和臣服。这是与西方国家不同的一种文化现象。

其实，文学观念毕竟不同于政治观念、经济观念、自然科学观念和工程技术观念，尤其就文学家个人来说，他的文学观念一旦形成以后，可以随势更新发展，也可以坚持不变，可以朝前变也可以朝后变，可以变过去又变回来，可以永远只是小变而无大变，也可以不断地发生突变，总之，变也罢，不变也罢，这样变也罢，那样变也罢，只要不是被外界因素所勉强的而是自觉自愿时，便都可尊重，也都不一定产生不出优秀的作品，其间并无什么先进与落后、高级与低级、光